

沿着大江出发

□王小微

山里的夏天，总是比城市里来得更晚一些。

因而，春末夏初，行走于长白山区这片土地，内心便总会怦然而动，涌起与春天不期而遇的欢喜！

更何况，天上有行云，地上有流水。这一次，换作了蜿蜒的图们江，一路相随。从长白山出发，沿和龙、龙井、延吉而至珲春，“问道吉线G331采风团”又一次踏上长白山脉的广阔土地，继续行走于吉线G331的下半段旅程。一条道路，珠链般串联起了祖国边境的山水水，畅游其间，常使人神思逸逸，醉心不已。

再登长白山

登长白山北坡。

清早，就从二道白河小镇朝着长白山迤迤而来。蓝天澄澈，明丽如水。大路两旁，青松也撑开树冠蓬蓬绿伞，夹道相迎。于是，一行人在内心默默许愿：得见天池真面目。

远远地，望见长白山了！若不是仔细打量，还以为那是飘在天边的一朵云呢。越行越近，但见道路尽头的这朵“祥云”，呈现若明若暗的山石之色。天光朗照之下，覆满积雪的长白山，宛如一座圣洁的雪山。

自古以来，长白山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圣山与神山。1682年，康熙东巡吉林时，也曾在大鸟喇（今吉林市乌拉街）远眺先祖发祥之地，望长白山而遥祭，写下了“翘首瞻晴昊，岩峣逼帝阙”的诗句。其时，山高路险，交通不便，连皇帝也不能登临。

直到二百多年后，1908年7月，清王朝委派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勘界大员，从奉天即今日的沈阳出发，来到了长白山脚下，使命是勘察辽吉地理分界，探查松花、鸭绿、图们三江之源。这位大员即年43岁的山东人刘建封，当时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奉天候补知县。接到任务后，刘建封与测绘员、向导以及护勇等共10人，从临江出发，历时近一个月，在长白山泥泞的雨季里，历尽千难万险，终于登顶了长白山。

在其所著《长白山江岗志略》中，刘建封这样描述道：“长白山多雾，九阴一晴。登山者每有百不一见之憾。又兼地木难攀，不能露宿。其露宿处距山较远，往返终日，人皆难之……”在交通、技术、物资与生活保障等都近乎原始的状态下，刘建封一行所历之艰险与困苦，令人恐难想象了。然而，他硬是凭着万丈豪情与非凡胆识，让亿万年来迷雾笼罩的长白山，从此响起了人类文明的足音。

时至今日，幸运如我们再登长白山，则尽可乘着景区摆渡车扶摇而上了。尽管山路回环，曲曲72道弯。

越往上走，体感越冷冽，植被也越荒凉。从海拔1700米的岳桦带，逐渐而至2100米的高山苔原带。这是第一次，我在初夏时节踏上长白山。

山石之间，尽管积雪还在沟壑里覆盖，但已经可以看见苔原植物展露笑颜了。散落其间的，也许就有长白山自然博物馆里的所

见：长白红景天、虎耳草、狗舌草、鹿蹄草、灯心草……然而远远隔着玻璃窗，皆看不出其面目，只有高山杜鹃跃入眼帘。高山杜鹃也叫牛皮杜鹃，据说它的叶子，硬如牛皮，凌冬而不凋。恍惚间，看到了牛皮杜鹃们瑟瑟而傲然的身影。再经历一些日子，它们就可以在这高山之巅灿然怒放了？此次虽无缘得见这花开的姿容，也对那冷风深雪下的绿叶，施以最深情的注目礼。

四壁苍茫。但见群峰列，参差错落，云雾缭绕，寒气森森。远眺层峦叠嶂，一座座俨然如鸿蒙初开以来就凝固而成的一朵朵海浪！此时，仿佛才理解了《山海经·大荒北经》中的那句话：大荒之中，有山，名曰不咸。来到天池边！去秋的那一泓碧水，还是一池坚冰。积雪覆于其上。四面火山壁，嵯峨矗立，似在静静等待，等待又一个冰融雪化的波光粼粼。

风，只有无尽的风，从亘古而来。这寒凉的大风，吹荡每一位游人的思绪。在《长白山江岗志略》中，最早为长白十六峰命名的刘建封曾这样描述长白山：“土少沙多，海浮石居半。冬夏雪积，树木不生。雪于石凝，洁白一色，故名长白。中有天池呈椭圆形，周约七十五里，池水深碧，昼夜出云，轰隆有声，土人呼为龙潭。”

这一泓犹如“龙潭”之水，时下还在五月的清风里缄默。坚冰之下，唯一的出水口长白瀑布依旧在奔流，这条瀑布，终将流淌成浩荡松花江；而鸭绿江与图们江，也在天池发源。三条大江的母亲，温婉、沉静，任那天下的流水滔滔滚滚，奔腾向海，滋育生灵。而它，不增，不减。曾经的火山喷发，激烈的地壳运动，造就了这中国最大的这一座火山口湖。水与火的交织，是淬炼更是洗礼，世世代代，泽被了东北大地的万千生命。

从天池下来，又沿着瀑布汇聚的溪流款款而行。山崖上，成块的积雪正摇摇欲下，嘀嗒嗒的雪水如珠帘般落入溪中，溅起白浪。细望，这寒凉的水中竟有鱼儿在欢游。天池另有别名：温凉泊。这方肃穆之水，凛凛然不可亲近，距长白瀑布约900米处的温泉区，却总有炽热的泉水汩汩涌出。这样的热泉，蒸腾起了长白山的袅袅仙气，也永远让一座山，温煦与寒凉同在，舒缓与奔腾同在。

上善若水。巍巍长白山，一泓天池水。下山，恋恋不舍。川籍女作家元夫老师用矿泉水瓶装了一些天池雪。她眺天池雪，已然成为她心头的皎皎明月了。我也抚摸着山上小小的浮石，仿佛能感受到长白山亿万年来沧海桑田的时光变幻；凝神，于无声处，仿佛能谛听到来自大地深处那久远的喧哗与寂静。

与“古树咖啡”浪漫邂逅

沿着图们江行至龙井。在G331的大转弯处，一座古树咖啡驿站，亮于眼前。

这里也有一座——街角的咖啡屋！

行旅路上，几乎没有人能抵住一间咖啡屋的诱惑。下车来，忍不住——深呼吸！

是山谷里的清风，从四面八方，徐徐而来，带着草木的清新、流水的潺潺，将远行的人轻轻包裹。抬头望，G331两旁，一面是三合口岸的所在，一面，就是古树咖啡驿站了。

轻呼慢吸间，抖落一身的疲惫，驻足于咖啡屋前。

这是一座极具辨识度的咖啡屋——朝鲜族传统民居样式。青瓦白墙，木门木窗。艳阳之下，四面青山将这间小屋紧紧环抱，一瞬间，让人疑心来到了一户山里人家。但是“古树驿站”几个大字，明明白白地提示着过往行人，这里是漫漫路上可以随时驻留的歇脚之地了。

欲进门时，就闻到了咖啡香。浓浓的香气，带着袅袅热气，使人感觉，前一脚还在山林，后一脚就踏入了人间。

咖啡屋，因古树而得名。那么这里的古树，绝非浪得虚名了。穿过屋前空地，望向不远处，就见两株大树在晴空下枝叶婆娑。及至走近，细数起来，才发现不止两棵，而是11棵——大叶黄杨。

在遍地榆、柳、杨的丛林里，这几棵大叶黄杨与众不同，卓尔不群。如果不是看树上的铭牌，那我绝对不会认出它。

大叶黄杨，树龄80年。喜光，稍耐阴。木质细腻，洁白而坚硬。

历经霜寒，历经大雪，它们就栖身于这片江岸的土地，寂然伫立，傲岸生长。树身之上，沟沟壑壑，盘根错节，布满伤疤与蛀痕，皆是它顽强生命力的见证！那粗壮的主干，虽然看似干枯，然而，抬头仰望整株树木，就会看见万千枝条皆是奋力向上，飒飒有声，一起朝着中心聚拢、生长；再聚拢，生长！使得整株树木以紧束的姿态，昂首向天。

龙井，北纬42度。这里的中温带大陆季风气候四季分明，日照充足，加之四面青山掩映，又有图们江水的滋润，想必，才使得从生的古木葱葱郁郁吧？

四面环顾，大叶黄杨旁的一株榆树，树龄也逾70年。同样枝干虬曲，细叶纷披；一株高大的白杨，抖落一身的苍翠，于清风里曼舞。杏花已然飘落，红叶李张开暗红色的叶片，松柏蓬松成了一团可爱的绿色毛球。榆叶梅正在含苞，待到满树盛放，红粉交织，叫人不知爱那深红还是浅红……虽然皆是寻常植物，此时节，环绕着咖啡屋近旁的绿色植株，却都在青山掩映下，处处展现着生命的恣意与蓬勃。

手捧一盏香浓的咖啡，继续在这树林里流连。一段倒木，静静地横卧在这林间空地上。阳光漫洒，树身上散发出温暖的气息。轻轻落座其上，身与心都松弛下来。这是林间的天然座椅。

坐在大树之上，独怜幽草润边生，上有黄鹂深树鸣。图们江，也在咖啡屋的近旁细流流淌，如一首浪漫的小夜曲，在这片辽阔而

悠远的土地上回响。

远望，青山上有阁楼一座，是为望江阁。红檐绿瓦，于无尽的蓝天白云下，分外惹人眼目。立于望江阁上，可望图们江一路蜿蜒，九曲回环；可望四面青山，层峦叠嶂，云遮雾绕，仿如仙境；还可以望见对岸朝鲜会宁市的秀美风光，遥遥地，远眺那里的异域风情。

再远望，在龙井高高的青山上，有汗王山城遗址。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中叶，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六世祖在此建立基业。那个叫作猛哥帖木儿的一代英豪，建州女真酋长，带领自己的部落，跋山涉水，披荆斩棘，最后挑选了今日龙井的一方宝地作为城址与家园。他也许不曾想到，自己的子孙努尔哈赤率领建州女真，会开创出那样一番壮阔的事业。

历史的脚步声渐渐远去。而今惟余缓缓奔流的图们江，烟水茫茫。

走进古树咖啡屋，恍然走进了一座小型的朝鲜族民俗博物馆。朝鲜族的生产和生活用具，在这里一一呈现。石磨、石锅、犁铧、马鞍、陶缸、火炉、瓷器、木雕……望上一眼，便使人沉浸在满是泥土气息与乡村风味的久远过往。那是使人迷恋而陶醉的岁月，在许多人心底氤氲，变成了浓得化不开的乡愁。

守护着这间咖啡驿站的，是一群年轻的大学生。

来自安徽安庆的大学生仰瑛瑛，为我冲好了一杯咖啡，也讲起了他们与古树咖啡的故事。作为“大学生西部计划”的志愿者，他们离家遥遥，自愿来到了边地龙井。从在家的哪个长不大的孩子，到而今扎根边疆，服务基层，大学生们也如同那棵棵黄杨一样，坚韧、开明，每一天都在向上生长。曾经，11个大学生志愿者，每人认领了一棵黄杨树。只要来当班，他们便悉心地看着黄杨树，观察、记录黄杨树的生长变化。在他们的心中，其实早已认定了自己就如同那些黄杨树一样，要一心一意，卫国戍边，扎根边疆。

初夏的暖风掠过面庞。在这静谧的山间，跋涉的旅人行至古树咖啡屋前，尽可以停下来。

山中何事？风雅如古人会松花酿酒，春水煎茶。而行旅中的我们，与品尝一杯咖啡的时尚，也恰恰刚好。

“唐风海韵”在珲春

在珲春，这个图们江畔的小城，时时都在与“渤海”相遇。

渤海国，一个1300多年前东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。公元698年，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率部众，在今敦化一带建立了“震国”。公元713年，唐朝遣崔忻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、渤海郡王，领忽汗州，并加授忽汗州都督。从此，渤海国成为大唐的藩属国，鼎盛时期“地方五千里，户十余万，胜兵数万。”渤海国全面效仿唐制，设置5京、15府、62州，共历15代王，存世229年。

公元785年，渤海国第三代君王、文王大钦茂将国都从东京龙泉府（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）迁至东京原府（今珲春市八连城），在这里，度过了十年王都的繁华生活。也是在这里，一代王朝创造了海上贸易的辉煌，也使古老的珲春处处闪烁着唐风东渐的文化之光。

千年以后，当我们踏上了渤海国故地，内心依然壮怀激烈，不禁遥想那个曾经面朝大海开通“海上丝绸之路”，并积极打开眼界向大唐潜心学习的古老国度。追寻渤海国的遗址与遗迹，无数次，想象着它的雄浑、华美与瑰丽。

伫立于八连城遗址。这里曾是渤海国都城——东京原府。夕阳下，长风猎猎，荒草蔓蔓。然而远眺，平芜尽处是春山。八连城遗址之外，群山环抱之下的这一方土地，眼下，处处是灌溉饱满的秧田。天光云影，倒映在肥沃的水稻秧田里，田畦上，成片的柳蒿茂盛摇曳。初夏的晚风，灌满了我们的衣袖。

在东京原府时期，渤海国迎来了自己的鼎盛时代。颇具战略眼光的文王大钦茂借助东京原府通江达海的地理优势，继续开通穿梭于日本海的“日本道”。这条航线从东京原府（今珲春）出发，至盐州（今俄罗斯克拉斯诺雅茨克）港扬帆，抵达日本太宰府（今九州福冈）及沿岸诸港。彼时，东京原府成了海上贸易与物资集散中枢，盛极一时，发展经贸的同时，大钦茂仰慕大唐文化，“地虽海曲”，然亦“常习华风”。他频繁地派遣王子、王弟及其他官吏和青年才俊，赴唐学习。这些远赴大唐的渤海子弟熟读儒家典籍，返回渤海后，成为儒家文化的积极传播者。于是，这也才有了大诗人王维筠写给自己的好友、渤海国王子的那首流传千年的赠诗：“疆理虽重海，车书本一家。盛勋归旧国，佳句在中华。定界分秋涨，开帆到曙霞。九门风月好，回首是天涯。”

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大唐的盛世华彩，曾深深地烙印在了渤海国。而在珲春，当我们踏入仿古建筑“渤海古镇”时，仿佛又坠入了一个古老王国的辉煌幻梦。回想在延边博物馆所见渤海国时期的文物，那些莲花纹、花草纹、菊花纹的瓦当，皆是古拙而可爱的模样。它们都曾覆于一个王都的琉璃瓦上，在辉映着庄严与秩序的宫殿檐顶，遮挡了一个王朝的风风雨雨。

兴亡千古繁华梦。公元926年，渤海国为辽所灭。其后，伴随1644年清军入关，白山地区人口锐减，加之清政府的封禁政策，边远之地珲春渐渐变成人烟稀少之地。鸦片战争之后，腐败的清政府被迫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。1860年《中俄北京条约》的签订，使乌苏里江以东至图们江口中国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俄国，从“土”字界牌到图们江入海口15公里，这一段图们江成为俄朝界江。至此，珲春也由临海变为近海。1886年，清廷委派钦差大臣吴大澂前往珲春督办边务，吴大澂与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将军再次与俄谈判，据理力争，才重新争回了图们江口的出航权。

曾经吹过古渤海的夏风，而今再一次吹拂着珲春。千年前的大唐华风，与今日的习习海风相互交织，正荡漾起这座边城独有的华彩与风情。

立于珲春龙虎阁，望图们江水滔滔流入天际。这条大江，自长白山发源，流经525公里的浩荡行程，汇入日本海。

这条大江，满语意为“万源之河”。

这条大江，有时汹涌澎湃，有时波光潋滟。

她奔腾不已。在她的滋养下，万物，生生不息！

（本版图片均为冯健勇摄）

责任编辑：鲁钟思 孙艺凌

版式设计：边大勇

